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平陽王朋壽編

一

醜婦人篇第五十五

孔明婦 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有醜女黃髮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送之時人以爲笑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河外醜女

登徒子妻 宋玉賦云登徒子之妻蓬頭攣耳又疥且痔

賈后 晉書武帝爲太子納妃入不決上欲娶衛瓘女楊后欲娶賈充女上曰衛家女有五可賈充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也

無鹽女 齊邑之醜女也有德行極醜臼頭深目長指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跌胸皮膚若漆年四十不售嫁乃拂拭短褐謁齊宣王願備後宮王乃留之漸臺左右見之皆掩口而笑一日王對君曰殆哉殆哉如此者三宣王怪而問之答曰大王有秦衞之患南有強楚之仇外有二國之難內有姦臣之衆衆賢不附王嗣未立三日不安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飾以金玉萬民疲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讒說竟進於左右此三殆也宣王納之乃停漸

臺退讒說納直諫開四門納衆賢乃以無鹽爲后齊國中興諸侯來朝也

嫫母 黃帝時人極醜帝納之使訓後宮而有婦德出帝王世紀

阮氏 陳留阮德儒之妹也阮氏甚陋嫁許允允六宵後允竟不入房卻出次婦捉衣裾留之允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幾何答曰所乏者容耳婦問曰士有百行君有幾何允曰俱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謂俱備允大慙後以禮待魏人出語林友人李範謂允曰阮氏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允不答允因暫入房

贊曰 無鹽之陋 嫫母之奇 懿行內光
皃非所嗤 嗟夫後世 妒行危機
有虧婦道 徒貽世譏 阮內之對
初無媿辭 好色棄德 曷以人爲

醜丈夫篇第五十六

賈大夫 左傳賈大夫貌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於是始言笑

公孫

呂（衛靈公臣也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闊三寸名動天下）子羔（家語高柴字子羔長不過六尺狀皃甚惡爲人篤孝）支離疏（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臍肩高於項闕在上兩臂爲脇）張孟陽（晉張載字孟陽甚醜嘗乘車出游市羣女競笑爭以瓦礫擲之至於滿車）

贊曰、道皃天形　不無妍醜　傾頤折頞

面色犁黝　儻正其心　何陋之有

苟或行乖　中無所取　皃麤暴惡

動皆邪謬　天討人誅　礫同雞狗

長人篇第五十七

世紀（帝王世紀曰禹長九尺九寸湯長九尺孔子長十尺文王長十尺禮斗儀曰君王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巨無霸（後漢王莽使王尋王邑伐宛以長人巨無霸爲先鋒巨無霸長一丈腰大十圍人罕有其匹）尹緯（晉書尹緯字景亮少有大志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防風氏（國語吳伐越隳會稽獲骨

焉其節專車子胥使人問仲尼於魯仲尼曰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專車此是也車千秋漢書車千秋姓田身長八尺餘體皃甚美戾太子敗千秋訟其寃

贊曰　天生萬物　人爲最靈　四方異處

隨郎殊形　惟此華夏　十尺其盈

魁梧碩大　智敏聰明　爲聖爲哲

爲雄爲英　六合之外　其長不經

短人篇第五十八

僬僥國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巨靈漢武帝故事曰東郡送短人長七寸其名曰巨靈嚴延年漢書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敏捷於事西北荒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七寸朱衣玄冠王敬宋書王敬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張松張益部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而放蕩不理節操

贊曰　天地之閒　寔生萬物　稟氣隨宜
同名異質　短纔寸餘　長或十尺
或爲棟梁　或爲梠楔　豈伊衆林
人匪齊一　羽林侏儒　返殊優逸

肥瘦篇第五十九

陳平 漢記陳平陽武人也有權智常渡河中流船人疑其有金平意知之於是脫衣袒裼助之逆篙以示無金其肥白如瓠矣

高柴 家語高柴孔子弟子微小短瘦獨居不勝衣

沈約 宋沈約東陽人常以書辭官以謂病瘦腰圍減帶孔移

趙伯翁 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子戲因以李八九枚入翁臍中後數日李爛莫出乃泣謂家人曰我陽爛將死矣明日視之乃有李核出知向小兒所藏李子也

伯翁妹 肥於兄嫁於王氏嫌其太肥遂誣云無女身乃遺之後更嫁李氏乃得女身方驗前誣也笑林

董卓 字仲穎隴西人後漢獻帝時爲相秉政卓尋暴死於長安市既肥大膏流出守屍者於臍中然鐙光明徹旦後

漢人也

陳羣　潁川許昌人祖寔太丘令父元方冀州刺史並名著漢世魏明帝時爲司空爲人肥大馬不能勝但乘獨車上下魏時人

孟業　爲幽州刺史解官還京晉武帝見肥大欲秤之歎其大乃作大秤挂於殿壁入見曰陛下作秤何用帝曰朕欲自秤有幾斤業曰陛下意欲秤臣無煩聖躬於是秤業重一千斤出晉書

滿奮　山陽昌邑人甚肥大每至夏月膏流地妻收之燃燈

要離　爲人尫弱逆風則仆順風則扶周時人出史記

蔡義　漢時爲丞相瘦弱常令人扶之前漢時人出漢書

贊曰　陰柔豐肌　陽剛隆骨　隨人所稟
因其生育　膏粱珍羞　廣居大屋
氣體爲移　肥膚皤腹　淸癯玉立
風塵外物　二道非眞　貴乎神足

怪異篇第六十

賈誼　洛陽人年十八能屬文漢帝愛之絳灌等害譖之乃出爲長沙太傅到官有鵩鳥飛入其舍止於坐

闕詛以
爲不祥
武都
揚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人顏
色甚美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
故王甚思之王使五丁擔土
爲墳號武僭山在成都西北
張路斯
集古跋尾云張龍
公碑趙耕撰云公
諱路斯頒上人隋初明經登第景德中爲宣城令夫人
石氏生九子公羅令歸每夕出自戍至丑歸常體冷目
壓石氏異之而詢焉公日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
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
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
明日候之果見子遂射中青綃者鄭怒東北去投合川
而死今龍穴是也由是
公與九子俱復爲龍
牛哀
淮南子云昔公牛哀轉病
七日化爲虎食郡民呼之
日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云
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老姥
述異記云和州
歷陽淪爲湖先
是有書生遇一老姥姥持之厚生謂姥曰此縣門石龜
眼血出此地當陷爲湖姥後數往候之門使問姥姥具
以告吏遂以朱點龜眼姥
見遂走上北山城遂陷
夏桀
將七河水竭
鬼哭於市
殷紂
將亡
洛水
竭天雨血鬼哭山
鳴地陷兩日並出
周幽王
時豪山崩蜀江水道流三百
餘里李伯陽歎曰昔伊洛竭
夏七今山崩周當
有禍乃西入胡口
周靈王
穀洛二水鬪將毀王宮王使
人壅之太史諫曰擁水不如

擁德

石勒　天上忽有旋風下屬地隱隱雷聲良久視之見大石

石虎　孟津水斷守有百餘步可陷良久乃通也

秦始皇　三十七年忽有持壁遮使者車曰為遺鎬池君言畢不見始皇崩又巴郡出巨人長二十五丈六尺遣徐福入海求不死藥徐福回以奏曰臣從東來聞歌曰亡秦者胡也始皇於是遣將軍蒙恬北築長城過隴西一萬里以待匈奴始皇三十七年崩其子胡亥立為二世皇帝為丞相趙高所滅因而亡國

漢哀帝　建元二年長安男子化為女人王莽篡位之兆

平帝　元始五年長安婦人生子兩頭有目時王莽篡位之兆

靈帝　河內婦人食其夫河南夫食其婦中平四年梁州人生子兩頭五年京師馬生人也

晉惠帝　弟司馬冏封齊王又為大司馬忽有婦八伏於門寄生所由逐之婦八曰容我截臍而去冏後被誅

吳孫權　有赤烏見乃改為赤烏元年遂作王兔赤烏以應之又有長星從東南出羣星從行其年米一斗價一千文○元初元年安固縣有神自稱袁周旋人閒語言飲食與人無異不見其形

秦襄王　馬生人雄馬生駒

漢惠帝　二年隴西地震天裂十餘丈富陽雨血一頊池

文帝　十一年馬生角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後元初狗生角

景帝　三年東密人年七十生角有尾四年長安城門狗生角出

漢書

昭帝

三年太山有大石自起立高六丈五尺大三十尺圍二小石爲足元鳳一年長安城甫柱樹一日忽還京兆陌北社稷還言漢祚將於他姓後至王莽纂位之應出漢書

宣帝

甘露元年長樂宮鍾自鳴銅人生毛矣

後漢桓帝

三年雨肉圖

魏文帝

黃初元年清河女于化爲龍入水咸熙二年襄武縣神人現長三丈有餘跡長二尺一寸白髮狂杖著黃巾謂縣人日今年太平也

漢安帝

永初七年二月地震日蝕大風後漢書

沖帝

初平一年地震沖帝崩後漢書

李勢

據蜀反爲晉所伐及勢將七蜀地毛生起兵入中原兵大亂也

成帝

時有二日相承晨見東方王氏專政之應也出漢書

漢

梁孝王

文帝第二子也封于梁景帝二年孝王獵於梁山有人獻生足生背上王惡之週疾翌日薨今九梁城是也出漢書

霍光

字于孟河東人宣帝時爲大將軍封博陵侯秉政用事光薨子禹復爲大司農禹與親戚謀反禹室內有鼠向日羣舞光妻夜夢見竈在樹上又井沸禹甚惡之經旬日事發宣帝誅滅霍氏應之出前漢

晉恭帝

九月九日畫馬於埰上共羣臣射之以爲樂有讖者日天子姓司馬今日射馬殺馬是不祥也未經句日爲劉裕所滅出晉書

贊曰　天道好還　善惡斯報　美祥善應
凶爲惡兆　耳目見聞　爲之驚悼
秦皇夏桀　魏文梁孝　富貴驕奢
濟其兇暴　禍不旋踵　率皆自召

祥瑞篇第六十一

黃帝以德治天下景星見其星形如半月瑞應圖日黃帝習樂崑崙以舞衆神有玄鵠六來翔其右唐叔尚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帝堯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庭生紫芝有觸邪之獸八九十老人擧壤而歌帝舜慶雲現天下太平之候也大禹治水天錫玄珪渡江黃龍負舟周武王欲伐紂至孟津白魚入王舟朱烏銜書投船太公曰白魚入舟獲殷之瑞及河陽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同辭皆言紂可伐也孫叔敖楚人小時出行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以告母母曰吾聞陰德陽報汝必獲福後爲楚相漢昭帝元始五年鳳皇集改元天鳳元年入長安諸陵柏樹死者

再活又泰山石自起楊震初爲太學博士忽有鸛銜鱣魚飛集堂前諸生賀日鱣魚三公之瑞也震後果爲太尉秦獻公二十年雨金於洛陽洛陽秦都以金位而王感金之瑞出太史公紀高祖初起豐澤中忽見一白蛇當道高祖以劍斬之兩段而去見一老嫗後於蛇所大哭日吾白帝子出行今被赤帝子所殺人以爲不祥打之忽然不見高祖聞之喜乃隱碭山呂后覓見高祖相問何以知吾在此后日君之處上有紫氣是以知之後滅頂羽登帝位漢武帝元初六年獲白麟改號元符元年前建元二年西王母下降出前漢書孫權字仲謀黃武二年曲河縣有甘露降

贊曰　天垂休應　以啟聖賢　河圖洛書
見于簡編　白魚玄鵠　雲彩星躔
帝王之兆　治泰之先　率由積德
其祥罔愆　昭然監戒　以謹弗虞

謌謠篇第六十二

孔子家語魯國小兒麹一足唱曰天將大雨商羊楚王
鼓舞或人問孔子孔子曰商羊一足獸也
楚王渡江得一物圓且大人莫有識者王使人持以問
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王曰何以知之孔子曰先是有
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董卓秉政京師童
如日剖而食之甜加蜜王食之果然謠曰千里草
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符融時長安謠曰鳳皇
董字十日卜卓字出西京雜記鳳皇止阿房融閒
之以阿房殿上多植梧桐以待鳳皇晉惠帝時洛陽中
後爲慕容沖所誠沖字鳳皇出秦記謠曰鄲中
女莫阡妖至三月抱胡腰五鹿君漢書五鹿君字充宗
明年胡賊劉淵石勒反矣用權當世而毎爲宋
雲挫折之時人爲之歌曰華元左傳宋華元其御羊斟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以羊羹不與載之奔陳
後逃歸役夫歌曰于思于思廉叔度漢廉叔度知成都
棄甲復來華元恥之遂出奔有善政百姓歌曰
廉叔度來何暮昔縣駒孟子淳于髡曰縣駒處賈佩蘭
無一襦今有五袴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西京雜記曰貫佩蘭說在宮時常以弦管歌舞相娛競
爲妖服以樂良時十月五日共入靈女廟吹笛擊筑歌
上雲之曲既而連臂蹴班固論功歌詩靈芝歌曰因露
地爲節歌赤鳳皇來寢兮產靈芝象帝德兮瑞

應圖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漢書曰武帝時寶鼎得於汾陰遂有寶鼎之歌

戚夫人西京雜記曰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為之聲入雲霄

舒姑宣城記曰臨城縣南一千里有蓋山登百步許有舒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適人與其父采薪於此女坐不動牽挽之竟不起其父遽歸告其母同來覗唯有淸泉湛然不見女處母云此女好音樂乃作絃歌泉湧迴流

贊曰

童稚無知　有物斯使　事過多驗
一皆有理　天其或者　以戒先事
人苟能遷　災為休美　其或不悛
應無差軌　慎斯聽斯　考祥視履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平陽王朋壽編

天文篇第六十三

天

河圖括地象云混沌清濁既分謂之兩儀伏者爲天偃者爲地地坦也坦然高而遠也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爲天凡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地之厚與天高等天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三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減四步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天謂之乾天圓而色玄

月

淮南子云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滿而復闕也朔月初也朔蘇也死復蘇生也晦盡也晦灰也弦月半若張弓望月滿日月遙相望也

日

說文曰日者實也淮南子曰日出於陽谷入於咸池纂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

星

釋名云星者散也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春秋說題云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雲

元命苞曰陰陽聚爲雲說文云雲者山川氣也

風

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八節之風謂之八風春晴日出曰光風吹萬物有聲曰籟

雷

穀梁傳曰陰陽相薄

一
嘉業堂校刊

感而為雷

雨 釋名云水從雲下雨輔也言輔時生養雜雪曰霰疾曰驟徐曰零久曰苦亦曰霖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淫則為雨寒則為雪氾勝之書云雪為五穀之精韓詩外傳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雪雲曰同雲左傳[illegible]平地尺為大雪雪有七尺雪有丈餘雪有千里雪西京雜記曰太平之代雪不封條

霜 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而為霜也

雹 說文雹雨冰也左傳云凡雹皆冬之愆陽夏之伏陰

霧 春秋元命苞曰霧陰陽之氣陰陽怒而為風亂而為霧也

虹蜺 元命苞曰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蜼曰蜺釋名曰虹陽氣之動也月令章句云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與日相陡率以日西見於東方

霽 說文曰雨止也雨止雲罷皃也

贊曰　圓蓋之下　萬象三辰　風雲雷電
雨雷紛繽　窅然其氣　歘然其神
照臨有赫　利澤維均　惟人事之
順則道循　忠孝有闕　乖戾斯陳

歲時篇第六十四

春禮記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虛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律中太簇仲春之月日在營室律中夾鐘季春之月日在婁律中下闕

贊闕

佛教篇第六十五篇首闕

道安高僧傳道安名重當世習鑿齒謂曰四海習鑿齒道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支遁高僧傳支遁嘗畜一鷹人或問之曰賞其神俊又爲愛養焉

贊曰　佛教之來　歷二千年　得人爲多
聲名藹然　圖澄羅什　神變无前
道安支遁　交結英賢　辯辭奇巧
信史光傳　舉其大者　後來勉旃

老子

內傳太上老君姓李名耳字伯陽其毋會見日精下落如流星飛入口中因有娠七十二歲而生常有五色雲繞其形五行之獸衞其室於陳國渦水李樹下剖毋左腋而生鶴髮童顏廣類長耳大目疏眉方口厚脣頂有日光長二丈二尺有四十八齒耳豎天三門後受元君神圖寶章變化之方爲函谷關令尹喜著道德經

魏伯陽

吳人也本高門之子而性好道術後輿弟子三人入山作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日丹雖成然先宜輿犬試之若犬飛者然後人可服若犬死卽不可服乃輿犬犬食卽死伯陽謂弟子日作丹唯恐不成今旣成而犬食之死恐是未合神明之意服之恐復如犬奈何弟子日先生當服之否伯陽日吾背遺世路委家入山不得仙道亦恥復還死之與生吾當服之丹入口卽死弟子相謂日作丹以求長生服之卽死奈何獨一弟子日吾師非常人服此而死得元意矣因乃復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日焉用此爲不服此丹嘗白可更得數十年在世閒遂不服乃共出山欲爲伯陽及死弟子求棺木二子去後伯陽卽起將所服丹內死弟子及白犬口中皆起仙去道逢伐木人作書寄謝二弟子弟子悔恨伯陽作參同契五行相

類凡三卷其說似周易

鬼谷先生

晉文公時人隱居鬼谷因爲其號先生姓王名詡亦居清谿山中蘇秦張儀從之學縱橫術二子欲馳騖諸侯之國以智詐相須不可化以至道先生痛至道廢絕數對秦儀涕泣然終不能寤秦儀道成別去先生與一隻履化爲犬以引二子即日到秦先生凝神守一在人間數百歲後不知所之秦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有烏銜草以覆死人面遂皆活有司上聞始皇遣使齎草問先生先生曰海中有十洲此草是祖洲不死草也亦名養神芝其葉似菰不叢生一株可以活千人

劉政

沛人也高才博物學無不覽以爲世之榮貴乃須臾耳不如學道可得長生乃絕進趨之路求養生之術勤尋異聞不遠千里苟有勝己雖奴客必師事之復治墨子五行記兼服未央丸年百八十餘歲色如童子好變化隱形以一人分作百千人能種五果立使花實坐致行廚供數百人吹氣成風飛沙揚石以手指屋宇壺器便欲頹壞復指之即還如故忽老忽少忽小忽大入水不沾召魚龍蛟龍即皆登岸後去不知所之

王遠

字方平東海人舉孝廉除郎中加中散大夫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河洛之要逆知盛衰之期後棄官入山修道道成漢桓帝聞之連徵不出使郡國逼載以詣京師遠低頭閉不答詔乃懸宮門扇板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

事帝惡之使削去之外字適去內字復見遠還鄉里同
郡陳耽爲駕道室旦夕朝拜之但乞福未言學道也在
陳家四十餘年陳家曾無疾病死喪奴婢六畜繁息田
乘倍獲遠忽語耽曰吾期運當去不得久停明日日中
當發至於遠死耽知其化去具棺器燒香至三日夜忽
失其屍衣冠不解如蛇蛻後百餘日耽亦卒或曰耽亦
得道化去或曰知耽將終故委之而去遠初過矣行蔡
經家經小民耳遠語經曰汝應得度世汝不知道今氣
少內多不得上去於是告以要言委經而去經後忽身
體發熟舉家汲水灌之如沃焦石如此三日銷耗骨立
乃入室以被自覆忽然失之其家視其被內唯有皮頭
足具如蟬蛻也去十餘年忽還家容色少壯語家日七
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多作飲食以供從官至其日王
君果來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而莫知所在遠冠遠遊
冠朱衣帶劍遠坐引見經父母兒弟因遣人召麻姑亦
莫知麻姑是何神也麻姑至是好女子年可十八九於
頂上作髻餘髮散垂至腰拜遠遠爲之起立坐定麻姑
云接侍已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
日將復爲陵陸乎麻姑手爪似鳥爪經見之心中念曰
背大癢時得此爪爬背當佳也遠已知經卽使人牵經鞭
之謂曰麻姑神人汝何謂其爪可爬背邪遠曰吾鞭不
可妄得也遠去後經家所作飲食皆盡亦不見有人飲

食者經亦去其後數十年經復暫歸家而已

贊曰　大道無爲　而無不爲　德侔天地
把握玄機　生而神靈　造化推移
經傳尹喜　禮答仲尼　躍古騰今
莫之等夷　玄元之教　萬世之師

神仙上篇第六十七

赤松子 列仙傳茅君學道成而歸自說吾有神靈之職某年月日當之官至期登羽車而上升

張果 隱於恆州條山常往來汾晉間人傳其有長年祕術常乘一白驢日行數千里休則重疊之其厚如紙置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還成驢開元二十三年玄宗遣通事舍人裴晤馳驛迎之肩輿入宮被加禮敬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有道士葉法善亦多知玄宗問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訖即死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即得活玄宗許之法善曰此混沌初蝙蝠精也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玄宗遽詣果免冠跣足自稱其罪

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謪之恐敗天地間事久之果以水噀其面法善復生其後果累乞歸恒州甚乃詔給驛送之歸一云賜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入常山不知所終

贊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一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平陽王朋壽編

神仙下篇第六十八

廣成子

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山石室之中黃帝聞而造焉曰敢問至道之要廣成子曰爾治天下雲不待族而飛草木不待黃而落何足以語至道黃帝退而閒居三月復往見之膝行而前再拜請問治身之道廣成子答曰至道之精杳杳冥冥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淨必清無勞汝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慎內閑外多知爲敗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失吾道者下爲士將汝去無窮之門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人其盡死而我獨存矣

黃安

黃安代郡人爲代郡卒自云卑猥不獲處人閒執鞭懷荊而讀書畫地以記數一夕地多成池時人謂安舌耕年可八十餘强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一龜廣長三尺時人問此龜有幾年矣曰昔伏羲始造網罟得此龜以授吾其背已平矣此蟲得日月之光一千年則一出頭我坐此蟲已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世人謂安

萬歲矣

周穆王

周穆王名滿房后所生昭王子也昭王南巡不還穆王乃立時年五十矣立五十四年一百四歲王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徧於天下以倣黃帝乃乘八駿之馬奔成畢行造父爲御得白狐玄貉以祭于河宗尊車涉弱水魚鼈黿鼉以爲梁還登於戸山及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一道出悠遠山川山川將子無死尙能後來王答曰將余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此女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及生于雷首大行遂穴王曰圖周時尹喜既適流沙草樓在終南之陰王追有舊跡招隱士尹軌杜沖居於草樓因號樓觀駕從詣焉王造崑崙時飲峰山石髓食玉樹之實及登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皆得飛雲沖天之道而示跡託形者蓋所以示民有終耳況其飲琬玫之膏進甜雪之味素蓮黑棗碧藕白橘皆神仙之物得不延期長生平及云西王母降王宮相與升雲而去

彭祖

姓籛諱鏗顓頊之玄孫也至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好恬靜不恤世務不嘗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爲事王閒之以爲大夫常稱疾開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術并服水禱雲母粉麋角鼓常有少容然其性沈重終不自言有道亦不作詭或變化鬼怪之事竊然無爲少周游時還獨行人莫知其所詰伺候竟不見也有車馬而常不乘或數百日或數

十日不持資糧還家則衣食與人無異常閉氣內息從旦止中乃危坐拭目摩搦身體舐脣咽唾服氣數十乃起行言笑其體中或疲倦不安便引導閉氣以攻所患心一其體頭面九竅五臟四支至于毛髮皆令其至覺其氣雲行體中故於鼻口下達十指末尋卽體和王自往問道不告致遺珍玩前後數萬金而皆受之以恤貧賤略無所留彭祖日欲舉形登天此道至大非君王之所能爲其次當愛精養神示藥草可以長生但不能役使鬼神乘虛飛行不知交接之道縱服藥無益也吾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營衛焦枯恐不度世所聞又淺薄不足宣傳大宛山中有青精先生者能終歲不食亦能一日九食眞可問也王但以彭祖之教試之有驗王傳彭祖之道欲祕之乃下令國中有傳祖之道者誅之又欲害彭祖祖知之乃去不知其所之後七十年人於流沙國西見之後有黃山君者修彭祖之道壽數百歲乃追論其言以爲彭祖經云

黃鶴樓

江夏郡人幸氏酤酒爲業一日有一道人形兒魁偉衣服藍縷掉臂入門就座殊無禮兒顧謂幸曰能以一杯好酒飲吾否幸氏子雖年少雅亦好道舉常與方外之士爲友聞之欣然許諾卽以上尊一杯奉之道人一舉盡之亦不相謝拂袖出門去至來日如期而來幸不待其求卽以飲之飲已輒徑去似此

者僅半年道人初無一言幸氏子亦無倦色一日忽呼幸氏子謂日我多負爾酒貧也屬此行無錢奉酬遂探所攜一藥籃中得橘皮少許於壁畫一仙鶴畫畢指示幸云以此奉答但有客飲酒即唱謌拍手以為節招此鶴當為君舞以佐尊言訖遂去幸亦未甚信之繼而有客三數人來見所畫鶴問其所以幸以實告客於是依其言唱拍以招之其鶴倏已蹁躚而舞回翔宛轉良中音節以其橘皮所畫其毛羽帶黃人莫不驚異當其舞時宛然素壁也舞罷而去則依然畫鶴也自是人人爭欲來觀幸氏遂限之以沽酒之價非數千不能得觀也十年之閉家貴危累千萬一日其道人惠然而來謂幸氏子曰嚮時貧道飲公酒所答薄否幸見之拜且跪謝曰賴先生所畫鶴令事產方之昔日何曾百倍未嘗一日敢忘恩德但恨不知先生所居今者承蒙不棄凡俗復此榮過若能少留當舉家具廁役之職供備灑埽先生有意終惠之乎先生笑曰吾豈久此者耶於藥藍中取一短笛作數弄須臾有白雲自空而下垂簷楹開所畫鶴飛下先生跨鶴乘雲冉冉而去闔郡望之杳杳然沒於霄漢猶聞笛聲幸氏於是就其處建一樓榜之曰黃鶴樓後崔影題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

胡釘較

唐胡釘較不知名以釘較為業人因以呼之日得百錢便詬酒家醉則臥於路衢人以為

有道者然亦斋妻于蹤跡琉散不可測其能他人或問
云爾能釘較還釘得虛空否應聲日你打破將來時鄉
里縣尉聞其名往見之釘較即賦詩一絕云忽聞梅福
來相訪笑著荷衣出草棠兒童不慣見車馬走入蘆花
探處藏人多傳誦之後舉
家隱於嵩高山不知所終
白樂天
唐會昌中李師稷中
丞爲浙東觀察使時
有商客遭風飄蕩不知所之月餘至一大山瑞雲奇花
白鵓異樹非人陽所有山側有人迎問日安得至此具
言之令維舟上岸云須謁天師遂引至一處若大宮觀
通入見一道士鬚眉皓白復有一處院宇扃鎖云白樂
天所居在中國未來耳其人回以語樂天題詩云吾學
真空不學仙恐君此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歸處歸則
須歸兜率天闕常降於雄教家闕
無諸惡惱闕願生無量壽佛所
萼綠華
神仙也與羊
權云云勤人
所不能勤學人所不能學他人學嗜慾我行介獨他人
嗜色味我學恬淡他人動聲利我動內行世人得老死
我得長生故我行之已九百歲矣授權尸解藥
并隱影化形術而去時有人見於湘東山中

贊闕

女仙篇第六十九

毛女

唐大中初有陶太白尹子虛二人游嵩華閒松梢有二人笑聲二人問曰莫非神仙乎笑者一曰我秦之宮人一曰我秦之役夫也秦皇役調繁我遁跡山中爾宮人云始皇欲以我爲殉因爾逃竄吾二人在山服草木歲久身輕徧體生毛久之日吾當去矣相別但覺超然莫知所之陶尹自此亦得道矣

王積薪

唐人嘗行山閒迷失道過夜見小茅舍郎叩門求宿惟兩婦人遂止積薪使宿而無鐙火夜久其婦人老者呼日夜長無以消遣新婦可共奕棋婦應曰諾積薪素亦善奕訝其無燭遂竊聽之新婦云新婦先從第幾著也姑應之日我從第幾行幾著也如此口言其著處初無棋局至十餘往返姑曰新婦你輸十一路也婦曰然積薪一夜不寐悉記其著而終不能曉十一路之理喪晨具衣冠見之叩以棋事老婦云汝熟思當自得之積薪自此爲天下第一數日復往詣之并茅屋皆不復見但荒山耳人言積薪遇綦仙也

李筌

李筌自號達觀子居嵩山少室中於虎口巖中得黃帝陰符經木其本糜爛筌鈔讀數千徧竟不曉其義一日於驪山下逢一老姥奇之因隨其後見一楮樹姥日火生於禾禍發必尅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筌曰此黃帝陰符經毋何得而言之姥日吾受此經已三元二百甲子矣筌乃具告所以姥曰乃吾弟子也遂坐石上輿說陰符之義有本者

爲師受者爲弟子不得以富貴爲重貧賤爲輕如傳同好當盟齋而受之本命日誦三七偏可以延年益壽時已過午吾有麥飯相與可取水來遂授一孟所笭於谷口取水水滿孟而不能畢遂沈及回已失毋所在惟留麥飯數升于石上香美取而食之後徧遊名山不知所終

崔煒

不知何許人家貢常於僧開元寺棲止有一老嫗行乞謨倒賣餽人攜其人苦辱幾死煒因救解得兒脫衣爲出其直嫗曰謝子脫難無以見酬我雖乞有艾少許相與遇患贄疣一炙傾止後煒遊海光寺遇老僧患此在耳一炙創愈僧大喜日貧僧無以奉馴直此處有任翁者其家巨富亦患此疾君去當厚得其酬遂修書遣人送之煒隨其往至其家炷之隨手痲落主人喜日幸冊草草而去當以十萬錢奉之晉酒飲羅至夜就寢其室本知戶已扃矣其家妻事猖神三年必殺生人以獻之至是事已迫矣主八謂其子曰門下客可享神郎磨刃以候其女知之私以刀詣煒曰我家將不利于子汝可破聽而遁煒郎破聰遁去而身墮胥井中井傍一穴有白蛇而頗有贄疣煒竊念得火可炙忽有風飄野火入井得而炙之亦應手痂落煒藕祝蛇曰汝若飛去當救我於難郎跨其身蛇遂蛇蛇如有所適郎於穴中觸一門郎有人開蛇去及入如神宇一室有琴棋煒取琴鼓之有一女出喜曰玉京子召崔家郞君

至矣延坐茶話久之又曰聞有鮑姑艾可留少許良久
又二女出迎相見煒惟求速歸女曰待羊城使者來言
送汝歸鄉里少頃果有一人騎白羊自空冉冉而下女
曰崔郎欲求歸帝已酣田夫尺矣煒曰夫人謂誰日齊
王田橫羊也郎召夫人夫人不至曰未奉帝命不敢私
請遂與女城使者歸女曰當與國賓陽隧珠可直十萬
貫錢至彼當有胡人自求買至鄉可具酒肴於蒲澗寺
迎我我當送田夫人來至此遂別去羊城使者送出穴
煒至鄉不投諸寺而抵野耶貨珠果有胡人見珠而喜
曰郎君入南越趙佗墓中來不然何以得此寶珠我大
食國失出賓已久有能玄家者云來歲國寶當還我固
俟之己久遂與錢十萬貫煒由此巨當至期具酒肴
於蒲澗寺至夜牢二女果送田夫人至夫人儀皃盤
出語溫雅二女酒後別去煒罔夫人日鮑是誰鮑
靜女葛洪妻也多行灸道於人閒人呼蛇玉京子者
何也曰安期生常跨斯龍朝玉京故號玉于遂與夫
入入羅浮山
不知所終

贊曰

神仙之道　本乎精專　陽精陰魄

各務純全　煉陽致一　飛昇九天

濘陰至極　亦造重玄　瑤臺闡籙

閬苑宗傳　上元王母　游焉息焉

鬼神上篇第七十

盧佩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腰脚不能下牀不堪痛楚佩卽棄官奉母歸長安寓于常樂里之別第將欲竭產以求國醫王彥伯治之未至望候於門心搖目斷日旣漸晚忽一婦人姿容紹麗乘一馬從一女奴從里門西疾馳東過有頃復自東來至佩處駐馬謂佩日觀君顏邑憂沮又似有所候待請間之佩以情告婦人日彥伯國醫無容至此妾有薄技不減彥伯請一見太夫人必取平差佩驚喜拜于馬首誠得如此請以身爲僕隸佩卽入自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母已能自動矣於是一家權躍遺以金帛婦人日此猶未也當進一服藥非止盡除痼疾抑亦永享眉壽母日老婦將死之骨爲大師再生未知何可上答婦人日但不棄細微許奉九耶巾櫛常得在太夫人左右則可妄敢論功乎毋曰佩猶願以身爲大師奴今反得爲夫有何不可婦人再拜謝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妝匳中取藥一丸至以進母入口諸苦釋然頓平卽具六

禮納婦爲妻婦人朝夕供養妻道嚴謹然每十日郎詣一歸本家欲以車輦送迎固辭不肯唯乘舊馬從女僮倏忽往來略無蹤跡頗以爲異一旦伺其出佩潛往窺之出延興門馬行空中驚問行者皆不見之佩自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酒餚紙錢瘞酒祭地見婦人下馬接而飲之女僮隨後收拾紙錢於馬上即變爲銅錢方知其爲妖異矣

王紹

明經王紹夜深讀書有人隔窗借筆紹借之於窗上題詩曰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思家歸不得春風腸斷石頭城詩訖將筆還紹寂無人聲紹出視之外門扃閉如故乃知其非人也

贊曰　鬼物陰靈　感斯則見　人苟惑之
隨情遷變　福少禍多　應機宜辨
桃茢巫師　靈符丹篆　邪氣既成
祛之已晚　以正處心　敬之斯遠

鬼神下篇第七十一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二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平陽王朋壽編

婚姻篇第七十二

晉太子 左氏傳晉太子圉爲質於秦秦妻之以女將逃歸謂秦女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閨遂逃歸

温嶠 晉書溫嶠字太眞姑有女美姿容一日姑謂嶠曰當與妹求一嘉壻嶠曰安比姑曰何敢希汝比後數日嶠白姑曰己得壻矣因下玉鏡臺一枚至期乃嶠也女去障面扇笑曰我固疑是老奴遂成姑舅之婚姻

申女 列女傳邵南申女許嫁而夫家禮不備女曰夫家輕我一物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鄭太子 左傳北狄攻齊齊求救於鄭鄭使太子忽將兵救齊大敗狄眾齊侯欲以女妻忽忽曰齊大非吾稱也辭而不取

朱陳村 徐泗間有一村居民皆姓朱有一村居民皆姓陳於是二村世爲婚姻風俗淳厚禮法簡嚴天下稱之曰朱陳村

贊曰

婚姻之道　古昔所敦　以重嗣續
以正人倫　鳳占協吉　雁幣斯臻
恩則夫婦　職則蘩蘋　慈於教子
孝以安親　孰云齊鄭　有媿宋陳

死喪篇第七十三

魯哀公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性之始也死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也

淮南子

淮南子云吾生有七尺之軀死有一棺之土

季平子

魯季平子卒以君之璵璠斂賵以珠玉孔子聞之日送死以實玉是由暴屍於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

孔子

禮記檀弓日孔子之衞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鄭玄注云賻助喪用也騑馬日驂

劉元濟

宋劉元濟出行見道邊死人遂賦詩曰淒涼徒見日冥寞詎知年魂兮不可問應爲直如弦

秦始皇

史記秦始皇之葬驪山起墳高五十

丈周迴七百步以明月珠爲日月魚膏爲燭水銀爲江海金銀爲鳧鴈

文王 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死葬於渦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請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明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朝使百姓皆見之

墨子 墨子曰古者聖王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三領足以覆惡下不及泉上無通臭三王豈財用不足哉以爲葬埋之法

董卓 後㯋董卓死其黨葬之天大雷雨漂其屍出者數日

贊曰

死生定命　冥數莫移　進德積善

或能過期　驕恣兇暴　短折傾危

紙衣瓦棺　巨盜莫窺　奢淫厚葬

剖封暴屍　儉爲世戒　墨翟何譏

牀席篇第七十四

孟嘗君 戰國策孟嘗君豪俠出行五國至楚楚王獻之以象牙牀

武帝 西京雜記武帝宴西王母

設珊瑚牀又爲七寶牀於桂宮紫錦帷帳

管寧 高士傳管寧字幼安常坐一木牀積五十餘年當膝處皆穿而不易

曾子 曾子疾華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元止之曰勿言之曾子聞之謂曾元曰子之愛我不若是童子遂易簀而死

劉玄 漢書劉玄字聖公稱帝於虎陽號更始皇帝見羣臣列位羞不能對以手刮席

戴憑 東觀漢紀戴憑字次仲正旦朝賀帝會羣臣能說經史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者奪其席以與通者憑遂坐數十席

管幼安 好學有大志常與友共席爲學適有鳴鼓吹以過門者其友起視之幼安曰大丈夫當自取富貴何用看他人子非我友也遂割其坐席之半與之

原憲 家語子貢結駟連騎來見原憲原憲桑樞甕牖以席爲門云

成王 尙書成王將崩南鄉敷重蔑席東鄉數重底席西鄉數重豐席南鄉敷重筍席

晉太子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獨坐龍鬚席

毛詩 柏舟篇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贊曰 牀席之設 木爲身謀 以安以適 以息以休 龍鬚象牙 妝飾雕鏤

誨淫書奩　或承之羞　隱居志學
蒲萱茅蒐　槁梧枯木　惟道是修

扇枕篇第七十五

黃香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儒至孝　王羲之　晉書王羲之
事母暑則扇枕冬則溫席　善書有老姥
賣素扇義之取而書之姥不懌羲之謂日但言王右軍
書姥如其言人爭市之後持數扇來求書義之笑而遣
之　盧鋶　唐進士盧鋶下第寫郁鄲邸中坐而長數傍有
將鏡叟問日君何歎鋶日不能如意故歎叟於
蘂探一枕傍有小竅與鋶日但枕此可以如意鋶亦不
甚信姑順其意取面枕之以臥則遂夢入枕竅中則宛
然在亦師遂赴舉擢第入仕娶妻歷任生三男皆婿姻
已至年老官纘甚榮耀一日老病且死聞其妻子舉哀
哭聲遂端然而悟則身在郡鄲邸中老叟　毛　角枕粱
尙在傍於是以枕還之遂學道不復求仕　詩　兮錦衾
爛兮　王宗寶　唐王宗寶巨富家有自龍皮扇每　謝安　晉書
夏日會客致于座隅則一室淸棗謝安
爲相有故人來見安安間其何有其人日有蒲葵扇數
百未售安於是取其一自持之朝士大夫爭效買之幾

盡故八遂大有所得其爲人望如此

贊曰　資生之具　既多且繁　扇枕之設　隨時便安　寢焉斯稱　揮則生寒　蒲葵角枕　望重朝端　幻化罔測　孝思莫刊　名同製異　巧拙存焉

舟車篇第七十六

丹朱

尙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周易

繫辭云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

陳季卿

唐陳季卿衡湘閒人久住長安未第一日訪僧於開元寺値僧出遂憩於僧房時有一褐衣老叟亦來同坐季卿看壁閒華夷圖於是尋其鄉里不覺長歎叟曰先翬何故歎季卿曰久不到鄉里思家耳叟曰庭下取一竹葉來季卿爲取之叟卽將竹葉作一小舟黏於華夷圖渭水上曰先翬熟視之卽當如願季卿覩之則渭水波瀾淘湧身已在舟中顯流而下旬餘到家住一日自思以謂試期逼

不可久留因復上所乘舟而來既已到長安則方李膺
悟急來開元寺則僧尚未至老叟尚猶擁禍而坐
後漢李膺字元禮郭泰字林宗後歸鄉諸儒盧充志怪
送之泰與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爲神仙錄漢
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女墓充因獵忽見
朱門大第有人迎充見少府日近得君尊書爲君娶吾
小女故相邀將書示充乃充亡父手札三崔乃命女妝飾
相見成禮留三日送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充山臨水
歲忽見水上二犢車作沈作浮既逵岸充視車中見崔
氏與三歲兒共載其別車郎崔少府也抱見還充日此
君兒也俄而不見及袁彥伯晉袁宏字彥伯少以文宋
兒長成後歷在數郡著名乘船宿牛清于時始
秋風清月頭宏中夜起誦所作詩時謝鎮西亦泊此清
闊宏言詞皆素所未闊乃乘小舟歷諸商估問誦詩者
或云袁郎也謝於是進舟荀勖世說荀勖爲中書監和
與語大相賞結交而去嶠爲令監令從來共車
出入嶠性雅正常疾勖詔讀後公車來嶠便登車向張
前坐不復容勖勖方便覺車監令各給車從此始
湛後漢張湛爲蜀衛玠晉衛玠有異人之望髻亂時乘
太守乘折轅車白羊車於洛中親者皆日誰家
壁人後徙豫章至郡人久闊名看如堵玠老子老子注
先有羸疾至是不堪其勞遂死人日看殺道德經

三十輻章云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尹喜列仙傳尹喜爲函谷關令望見紫氣曰有聖人至須之老子乘青牛車而來

贊曰　舟車之利　以濟不通　四溟浩渺　雖遠必窮　九州遼邈　雖廣斯從　一航萬斛　其用則同　梁輈軾軔　戰艦艨艟　聖人製作　世享厥功

鐙燭篇第七十七

四明夫人洞冥録唐進士李華讀書於開覺寺時夜將半聞窗外有人吟誦聲華就窗隙間覷之見紅裳女子步庭砌間誦詩云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牽衣弔孤影華愛其吟因具衣冠出而邀之女子逡巡人相顧揖詣華書室共坐女子自稱云我爲四明夫人也及將曉辭去華躡其後見其入[圖]至佛座前長[圖]前逡不見來[圖]言之於寺僧有老僧曰此是[圖]鐙之精也此[圖]已數百年矣四明夫人者屢有人見之

漢武帝

幽明錄異書漢武帝以玄豹白鳳膏磨青錫屑以酥油和之為鐙雖雨中鐙不滅

淮南子

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蚖脂為鐙置水中可見諸物

匡衡

〔闕〕

徐吾

列女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郡婦季吾合燭夜績李吾曰徐吾無燭請無夜徐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在先臥常在後灑埽陳席以待來者今益一人燭不為益明去一人燭不為益闇何愛東壁之餘光

令狐綯

〔闕〕大中初在內廷直翰苑常召對夜久方罷帝命以金蓮燭送歸〔闕〕吏已下謂車駕來皆趨階陛之下少頃乃綯也眾皆榮異之〔闕〕燭柄唯至尊方得用故也

顏叔子

史記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舍〔闕〕所居寡婦叩門來投叔子叔子令女子〔闕〕執燭於門逵曉乃已

嬾婦

紀異曰東海有魚其肉可以為油然之為飲燕之鐙則明以為纖維婦功之鐙則闇故謂嬾婦魚

寇萊公

唐宋撫遺寇準字平叔豪侈冠一時照夜不以油鐙一色以蠟燭所至雖溷廁闈皆燭淚成堆

楚莊王

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以告王王曰人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失以辱士乎乃命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一本云欲罪其士或諫曰王飲人以狂藥豈可責人以正禮王媿其言於是命坐客皆絕其纓

贊闕

冠履篇第七十八闕

酒食篇第七十九闕

羹肉篇第八十

傳說 尚書說命篇高宗夢得說爰立作相乃命曰若金用汝作礪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宋公子家 左傳鄭公子家子公入見謂靈公子公食指動之子家曰必食異味及入公使宰夫解黿子公笑曰果然及食大夫黿羹公故不與子公子公怒染指於鼎而出遂謀弒靈公

華元 說苑曰鄭伐宋宋將華元殺羊享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羊斟曰昔日之羊羹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華元馳入鄭師遂敗績

漢高祖 史記高祖父太公爲項羽所得致於俎上以招高祖曰不來則烹之高祖曰我與若約爲兄弟我父卽爾父也若必欲烹之幸分我一杯羹高祖微時常過其寡嫂食嫂厭之一日又與賓客過之嫂佯爲羹盡轢釜聲高祖恨之及卽位封宗族而兄之子不及封太公以爲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爲其母不仁遂封之爲羹頡

侯

司馬子期

戰國策曰中山君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偏子期怒奔楚楚伐中山中山君[illegible]曰吾以一杯羊羹至於亡國

潁考叔

左傳潁考叔爲潁谷封人有獻於鄭莊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曰小人有母嘗君之食矣未嘗君之羹也請以遺之

孟子

孟子曰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晉文公

孟子曰晉文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雖蔬食茶羹未嘗不餽蓋不敢不飽也

孔子

鄉黨第十云祭肉不出三日非祭肉不拜雖蔬食茶羹瓜祭必齊如也割不正不食君賜腥必熱而薦之

王曾

王曾宋人爲丞相家人未嘗見其怒一日下朝甚晏極餒急索食家人欲試之使左右進羹至前佯爲蹶仆羹與器皿皆覆於地左右徐起請罪公徐曰羹爛汝手乎其寬如此

陳平

漢書陳平平爲里中社分肉甚均父老曰善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

桓譚

漢桓譚著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出門西向而笑人知肉味美過屠門而嚼

楚辭

楚辭曰懲於羹者吹齏王逸注曰言人食羹而熱心中懲之見冷齏而吹之

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又云善學者若齊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也

張協

後語云張協嘗作七命曰封熊之蹯翰音之跖鷙髀猩脣髦殘象白

閔仲叔　東觀漢記曰閔仲叔客居安邑家貧不能置肉日買一斤豬肝

東方朔　東方朔神異經曰南方有獸名曰无損其肉可作鮓

彭鏗　楚辭曰彭鏗斟雉王逸為之注曰彭鏗彭祖也斟雉羹事堯

王遠　神仙傳王遠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肴饍皆珍味有麒麟之脯

何曾　晉何曾豪侈每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者不食

荀氏　漢荀氏作四時列饌傳曰春祠以曼頭餅夏以白環餅代之又五行書曰十月亥日食餅令人無病

贊曰　食之有藝　以調五味　魚肉脯羞

老疾斯貴　各務適中　輔成食氣

飛走山淵　甘鮮肥脆　斲以刀砧

烹之鼎器　奉養過差　實傷仁類

奴婢篇第八十一

箕子　史記殷紂暴虐箕子諫之不聽於是囚箕子為奴

季布　漢書季布為項羽將數窘漢王漢得

天下布遂逃匿賈身於魯朱家爲奴後高祖赦之乃見帝帝遂封之

衛青

漢書衛青爲平陽公主家奴相者曰後當富貴青曰爲人奴得免笞捶足矣何富貴之敢望

石勒

晉末石勒上黨人少時嘗爲人掠賣爲山東李氏奴

童區寄

唐柳子厚文云童區寄者柳州蕘牧兒也行牧且蕘二豪賊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虛所賣之寄僞兒啼恐慄爲兒恒狀賊易之對飲酒醉一人去爲市一人臥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縛背刃刃上下得絕因取刃殺之逃未及遠市者還得童大駭將殺之童遽曰爲兩郎僮孰若爲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誠見完與恩無所不可市者計曰與其殺是僮不若賣之與其賣而分孰若吾得專焉幸而殺彼甚善即藏其尸持僮抵主人所愈束縛牢甚夜半僮轉以縛即鑪火燒絕之雖瘡手勿憚復取刃殺市者因大號一虛皆驚童曰我區氏兒也不當爲奴賊二人得我我幸皆殺之矣願以聞於官虛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視兒幼愿耳刺史顏證奇之留爲小吏不肯吏護還之鄉鄉行劫縛者側目莫敢過其門皆曰是兒少秦武陽二歲而計殺二豪豈可近耶

盧仝

唐盧仝才高豪放韓退之嘗贈之以詩曰玉川先生洛城裏破屋數間而已矣一奴長鬚不裹頭一婢赤腳老無齒云云文多不載玉川先生盧仝道號也

司馬

相如 漢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賣酒於臨邛市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以滌器卓氏恥之分之以奴百八

裴秀 晉裴秀之母裴氏婢也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猶妒賓客滿座使秀母親下食與衆賓客並起拜矣

陸賈 史記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相則士預附於是陳平結懽諸呂太尉以奴婢百八遺買

鄭玄 說苑云鄭玄家奴婢皆讀詩玄忽怒一婢使曳之於泥一婢過而問之曰何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徐甲 太平廣記老子西游至函谷關欲賃一僕尹喜為求得徐甲遂與之西至流沙且約曰以百錢為直几役使者二百年累賃直七千貫徐甲私自計若得此直則可以富於是辭老子欲迴老子謂之曰待我至罽賓國得金當悉以還汝徐甲不從遂於所至投牒老子知之曰汝投牒耶曰然曰汝試俯首徐甲俯首有神符從口中躍出甲遂成枯骨左右為懇求老子復以符丙甲口中復生肌肉如故於是叩頭請罪誓以終身事老子

贊曰、奴婢之名　非古所設　以罪目之
從而為刖　盜財曰臧　禽遁曰獲

後世因之　利其斷役　始賤終

初窮後達　人未易知　遇之毋忽

四夷篇第八十二

冒頓 前漢匈奴傳月支欲殺冒頓冒頓歸頭曼頭曼令將萬騎冒頓乃作鳴鏑習勤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後冒頓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悉射冒頓知衆可用遂以鳴鏑射頭曼左右皆隨射殺頭曼遂自立矣

東夷夫餘國 在玄菟北千餘里南接鮮卑北接弱水有軍事甌殺牛祭天以蹏占吉凶出良馬珠玉貨貝焉

馬韓 韓種有三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國有調勇健者皆鑿寶以大繩杖搖繩終日力作不爲勞又置別邑曰蘇塗立水懸鈴鼓其上蘇塗之者其似西域浮屠也

辰韓氏 在馬韓東又有弁韓風俗頗同馬韓　又王生子便以石押頭使扁喜舞善瑟

蕭愼氏 一名挹婁在不咸山之北去夫餘可六十日行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楛矢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爾後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武帝通貢石季龍問之云每候田馬向西南鳴者三年是知有大國使來也

倭人 在帶方東南云

海中男子悉文身自謂太伯之後皮囊徒跣不知歲時年年計牧時以爲年紀宣帝孝孫氏其王遣帶方朝見也

裨離等十國 皆肅愼西並不詳其土風俗東夷都十五國也

西戎 吐谷渾據有西零已下甘松之南逐水草蘆葦爲屋肉酪爲糧男子通服長裙褐或帶羃以騎射相誇也

烏耆國 西去洛陽八千二百里其地南至尉利西北至烏孫樓蘭丈夫翦髮婦人衣襦龜茲其城二重中有樓乃王宮壯麗煥若神居

大宛 西接洪土南至尹氏北接康居多良馬八多鬚娶婦人以金同心指環爲聘無義爭分銖之利也

康居國 在大宛西風俗頗同

大秦國 大秦國在西海之西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爲梲琉璃爲牆壁水晶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其宮相去各十里每旦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則更立賢人放其舊主被放者不敢怨也

南蠻 林邑國馬援銅柱之處去南海三千里北戶向日無霜雪貴女賤男婦先聘壻

扶桑 西去林邑三千里人皆拳髮踝足以耕種爲務其國無飢饉

北狄 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實其一也

贊曰　四夷八蠻　殊方異俗　別其冠裳

奇其稱目　斷髮文身　輕生易戮
神武宣威　梯航相屬　古先哲王
羈縻撫育　文德仁恩　遠人斯服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三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四

平陽王朋壽編

經典篇第八十三

毛詩 漢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謂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訓傳故肅之毛詩

尚書 以其上古之書故謂之尚書上世帝王之遺書也孔子刪之斷自唐虞以下典誥誓命訖于周

周易 世紀曰伏義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夏曰連山殷曰歸藏文王重六爻作上下篇故曰周易

禮記 周禮儀禮並周公作後通儒各有闕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撰禮一百八十篇梁國戴德及從子聖乃刪后氏禮記爲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爲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加月令明堂位樂記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是也

春秋 魯史記之名也言春秋則冬夏可知也左丘明傳之者曰左氏傳卜商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亦爲之傳曰公羊曰穀梁

孝經 孔子爲弟子曾參說或以爲非爲參說孔子假曾參爲名其實孔子所著書也

論語 孔子歿後羣弟子記諸善言也趙岐注孟子序云論語者

嘉業堂校刊

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孟子趙岐注孟子題辭曰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贊曰　大樸既散　澆漓失眞　斯文未喪
挺生聖人　明於物理　著以人倫
五常百行　典籍斯陳　君臣以別
父子以親　日星同耀　萬世彌新

史傳篇第八十四

蒼頡世本注蒼頡仰觀日星之象俯觀鳥獸之跡以制字爲黃帝之史官彭祖殷紀彭祖姓籛名鏗封於彭以其壽故謂之彭祖陶唐之世生至於殷爲殷之史官紀以述當世之事孔子曰述而不作竊比於我老彭老子老子姓李生而養髮又皓白故謂之老子爲周守藏室史又爲柱下史司馬談漢武帝始置太史司馬談父子世居此職得撰史記故史記太史公自序云上自黃帝著十二本紀三十世家十表八書

七十列傳凡一百三十卷

班彪 後漢班彪續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當獨立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爲紀表傳九十九卷上之十志未畢扶風馬續及其妹曹大家所成今漢書是也

孔子 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家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唐太宗晉書李延壽南北史魏徵隋書宋庠歐陽脩唐書辥居正五代史前賢云九家皆良史之才

王肅 魏志王肅對明帝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呂不韋 呂不韋陽翟人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使人人著所聞集以爲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於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貲千金

孟子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秦趙 秦王趙王會于澠池鼓瑟擊缶兩國之史臣各書之是雖小國亦有史官也

倚相 左傳楚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贊曰 史職記事 其來尚矣 始自蒼王

言動斯紀　逮至夏殷　左右以位

惡不文飾　善無溢美　謂之實錄

聲光暐煒　九家粲然　日星同軌

書字篇第八十五

說文　說文云書有六義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　秦書　許慎

說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著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贊曰　世之有書　本乎上世　蒼頡精英

象形由致　日月並明　王門閏位

假借蟲鱗　各從其類　遂為鍾王

劉方妍媚　自此以還　紛然磔蝟

講說篇第八十六

夏侯勝　漢夏侯勝每講說必語諸生曰經術既明取青紫如拾地芥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禮記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董仲舒　漢董仲舒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轉相傳授或莫能見其面者

馬融　後漢馬融常施絳紗帳授諸生經義於前設女樂於後弟子以次相授鮮有入其室者

魏文帝　魏志文帝在東宮疾癘數起士人彫喪帝深感數與大理王朗書云疾癘數起士人彫傷予獨何人能全其壽遂集諸儒於肅成門內講論大義勤勤無倦

孫卿　孫卿子曰達師云教使弟子安焉樂焉往焉游焉肅焉藏焉嚴此六者得其門則邪僻之道塞矣

贊曰

聖經玄奧　講說能通　詮文論義

雅正斯從　文學導志　理以折衷

不僻不陋　率取中庸　難疑答問

極究研窮　師資是賴　成允成功

筆墨篇第八十七

蒙恬 博物志蒙恬世爲秦將製筆世之有筆自恬始

班超 東觀漢記班超家貧投筆歎曰大丈夫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孫權 吳祚圖統曰吳王孫權嘗夢北面頓首於天帝前忽見一人以筆點其額覺以問覆士熊熊曰吉祚矣大王必爲主者八之首額者王之上王上加點主字也權大喜

江淹 宗略曰江淹字文通少夢人授五色筆因此有文章後數十年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者借君筆令可見還夢中還之自是文章日退八稱淹才盡矣

谷子雲 漢書谷永字子雲與叟議俱爲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叟君卿之胥舌君卿護字也

王羲之 晉王羲之筆經曰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爲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重則頸

韓定辭 唐事遺文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能命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賭韓曰縱林芳草縣縣思盡日相攜陟麗謹別後嶊銘山上望羨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清秀意在試其學間韓郎席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能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上靡不欽羨然疑其銀筆之事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筆事韓曰告梁元帝爲江東王時好學著書常錄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爲管或用斑竹忠

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以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用斑竹管書之雪兒李密之愛姬見賓客文章奇麗中意者即付雪兒歌之

衛夫人 晉王羲之嘗學書於衛夫人夫人掩其不意自後擧其筆莫能得歎日此子他日以書名天下

史弘肇 五代史漢史宏肇起身卒伍不識字素不喜儒士嘗日文人輕我安國家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安用此毛錐子爲毛錐子謂筆也

班孟 葛洪神仙傳班孟不知何許人也嚼墨一噴皆成字竟紙各有意義

陸雲 晉書陸雲與兒書日一日上三臺曹公藏墨十數萬斤云燒此復可用不知兒頗見之否令送二蝶

葛玄 神仙傳葛玄見貢大魚者謂日暫煩此魚往河伯處魚主日魚己死玄日無苦乃丹書紙內魚口中投水中有頭魚騰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木葉也

鄧后 東觀漢記和熹鄧后即位萬國貢獻悉禁絕惟歲時貢紙墨而已

智永 李緯尚書故賞云僧智永任吳典禾欣寺積年學書後有禿筆頭十八瓮人來覓書者加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褒之謂之鐵門限

東坡 唐宋遺事蘇軾字子贍居黃州之東坡因自號東坡居士皆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羲之必作索靖

荀況 筆賦非帛非綵成文章非日非月天下光匹夫隆之郎爲聖諸侯隆之定四方

贊曰　筆墨之利　紀事記言　秋兔之毫
老松之煙　加之束縛　和以丹鉛
錫之異號　毛穎陳玄　經書簡册
賴爾成編　螢窗雪案　功斯著焉

硯紙篇第八十八

孔子　從征記傳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蓋夫子平生時物

蔡倫　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擣抄作紙又求古魚網擣抄作紙故其字從巾後人又以故麻或楮木皮作紙或名爲穀紙

端歙　硯譜云端州端谿之石紫肝色在水中不見日色有黝鴿眼者爲上歙州有石其有羅文金星溫潤色如瓜皮者爲上端者曰端硯歙者曰歙硯

高麗　王師中蓬萊錄異曰河船自高麗來市紙一幅其闊二尺其長六丈

王曾　名賢遺範王曾青州人爲相薨無子使使就其家取其平生所用硯以賜太子

淳于生　異聞集云唐淳于生夢游一處其榜曰槐安國既入遂尙其王之女既而出爲南柯郡守在郡嘗與其妻游龜

山硯池釣魚于池上數年豈妻死遂辭其王而歸遂覺試以夢尋之見一大槐樹樹根有穴螻蟻出入甚衆擁于以杖掘之探得一大穴螻蟻往來徑路宛然夢中市井也復尋所謂南柯者即槐南一枝柯竅中亦有衆蟻又近樹分枝處見一龜殼乃所謂龜山也又得一古硯硯中有水乃所謂硯池也文多不載

異號 文房四寶

筆墨硯紙是也各有異號筆曰管城子墨曰陳玄硯曰陶泓又曰石丈人紙曰楮先生

贊曰 硯之為器 誰能具陳 鐫鑱堅石 或以陶鈞 方圓厚薄 妙意斯存 紙之為體 砥石平均 楮皮魚網 滌以爾淪 相須為用 萬古之珍

金銀篇第八十九

禹貢 尚書禹貢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注云金銀銅也

陳平 漢書高祖與陳平金四萬斤使閒楚君臣不問出入

雋不疑 史記雋不疑南陽人為郎中事文帝其同舍郎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

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價之告歸者還金金主大慙以此稱爲長者

周穆王

列子云周穆王與化人游化人之宮闕皆以金銀爲飾

郭況

漢郭況爲鴻臚卿上數幸其第賜以金帛京師因號況家爲金穴

瑞應

瑞應圖記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朱提

漢書朱提縣屬犍爲郡出銀其價比他處出者增倍

東方朔

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焉門有銀牓曰天地長男之宮

二疏

後漢疏廣字仲翁子受字翁子東海蘭陵人爲太子太傅受爲少傅朝廷以爲榮廣曰子聞知止不殆又聞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父子遂謝病上許之既歸鄉里以所有金盡以散鄉黨宗族焉

季布

史記季布隱於魯朱家後赦之爲郎甚見信重人語曰得黃金百鎰不如季布一諾

甄彬

南史甄彬中山人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到家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裏之彬送還寺庫道有人見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庫僧有事不得舉而失之庫僧曰檀越乃能見還請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以彬爲益州錄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並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自此名德益彰

范蠡 史記范蠡辭越王泛五湖不知所終王命金工以金鑄蠡像朝夕禮之

孫綽 晉孫綽字興公太原人博學善屬文嘗作天台山賦甚工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聲

孟子 孟子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宋餽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說天地之閒所在有金銀陽伏夜則其氣騰曜惟不貪者能識之

杜子美 唐杜子美詩云不貪夜識金銀氣注云世

里諺 世有里諺常云家雖貧飲酒須用銀家雖富手巾須使布其言淺而中理

武帝 漢書武帝學神仙長生不死方生言曰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皆以黃金白銀爲宮闕上有不死之草服之可以長生

莊子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遺使持干金聘莊子以爲相莊子固辭不受

顏淵 莊子達生篇云顏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乎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使操之也彼覩淵若陵覩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拙以黃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周公 尚書金滕第八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注云爲請命之書藏之於匱

緘之以金不使人聞之

傳說 尚書說命上王曰若金用汝作礪

列子 列子云有人正晝攫金於市爲人所執或問之答曰攫金之時但見金不見人故也

贊曰 五金之英 黃白斯貴 剛柔得中
與德同類 不爲布泉 不爲利器
人自寶之 珍藏於世 辭則淸貞
貪爲濫穢 取之與之 務行乎義

珠玉篇第九十

黃帝 莊子云黃帝游於赤水之北登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於赤水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詬索之而不得使象罔索之而得黃帝歎曰象罔乃可以得邪

少昊 王子年拾遺曰黃帝之少子曰青陽是曰少昊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於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於天下故也

宋王 莊子列禦寇篇云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車驕犍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特緯蕭而

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錣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齋粉矣

大小儒 莊子外物篇大儒以詩禮發家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爲按其鬢壓其顑儒以金槌控其頤徐別其頹無傷口中珠

卞和 韓詩外傳楚人卞和得玉璞於荊山中獻於王王謂其斯己別其左足後王郎位和抱玉璞泣於荊山三日三夜纔之以血王使人理之乃得玉名曰和氏之寶

郄詵 晉書郄詵字廣基舉賢亘射策爲天下第一文帝問卿自以爲何如詵曰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大笑

淵客 博物志蚊人從水中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常自稱淵客臨去從主人索盤泣淚滿盤皆眞珠也以與主人

鍾離意 後漢鍾離意顯宗時爲尚書時交趾守坐贓敗以其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詔問之對曰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毋之閭惡其名也帝曰賢哉賜庫錢三十萬拜爲右僕射

孟嘗 後漢孟嘗字伯周爲合浦太守郡無耕稼所資珠璣前政貪殘珠徙交趾嘗淸潔無求珠

乃還悉

子貢　論語子貢問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曹植　魏曹植與楊德祖書曰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于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土京當此時八人自爲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

平公　孫柔之瑞應圖云晉平公鼓琴有玄鶴二八而下衡明珠舞於庭

陸機　晉陸機文賦曰石蘊玉以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通義　五經通義曰王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

孟子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贊曰

合浦崑山　靈珠美玉　光粲溫良

比之仁德　明月夜光　固難韞匵

以暗投人　按劍怒目　抱道懷才

監玆爲則　待賈而沽　愼無欲速

錢絹錦繡篇第九十一

鄧通

史記鄧通蜀郡人為黃頭郎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而上顧見其衣後有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之見通衣後穿乃所夢也帝因幸之令相者相之日當餓死帝曰富之在我遂賜蜀道銅山使自鑄錢號日鄧氏錢錢滿天下後景帝時禁通竟餓死

郭子橫

郭子橫著洞冥記曰漢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綺文禱各握鯨文大錢五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之曰輕影錢

干寶

干寶搜神記日南方有蟲其形類蟬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子以血塗錢八十一文殺其母以血塗錢八十一文置之於一器中每市物用其子所塗錢則勿用其母所塗者則錢復來用其母所塗者市物則留其子所塗錢其來亦如之名日青蚨

太公

漢書日金錢之用殷夏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郎錢也

王隱

王隱晉書云惠帝時有錢神論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利易不患耗難折象壽不匱象口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故如兄字日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笑之口錢多者處其前錢少者居其後

魯褒

晉書魯褒字元道著錢神論日錢可以役鬼神況於人乎云云

黃尋

幽冥錄黃尋先貧忽

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無數尋取斂之後富擅江北織女漢書董永父死就主人貸錢以葬天降織女與
之爲妻爲主人織絹一月織三百疋償錢既足淩空而去楊脩魏志楊脩與武帝同看曹娥碑碑陰八字
云黃絹幼婦外孫齏白武帝莫曉楊脩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齏白
受辛受辛辤字羊欣宋書羊欣年十二王獻之甚愛之嘗夏日訪之欣方著新絹裙畫寢獻之書裙幅而
去欣書本工因此書法彌進名行當世葛生毛詩葛生刺晉獻公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舜典
尚書舜典曰子欲觀古人之象山龍華蟲黼黻綠繡作服汝明趙壹後漢趙壹詩云吚優北堂上骯髒倚
門邊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煬帝隋煬帝開汴水以達揚州船以錦爲纜使宮女衣綺纈挽之石
崇晉書石崇巨富爲錦步障五十里項羽史記項羽與漢高祖既滅秦羽封諸侯或勸羽都關中羽
曰大丈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纈而夜行遂還徐左元放魏志左元放有道衝在曹操坐上於盆水
中釣一大魚令烹以供客操曰須蜀中生薑以芼之元放曰容在市之操恐其不實乃謂曰若於成都市生薑
吾先是使人於蜀市錦五十端今計之若更益二端可也可爲使人言之能否元放曰能少頃元放袖中出生

叢操日曾見使人爲道益買錦二端乎日言之矣居數日使者自蜀中還果更市錦二端而歸

貴妃 白延翰唐拾遺云楊貴妃縊于馬嵬驛店媼得錦勑一隻過客一敬百錢前後所得數十萬

劉延朗 五代史劉延朗宋州人廢帝起事於鳳翔時延朗爲孔目官卒城中民錢以給軍帝入京師從以延朗爲樞密副使專任事納賂多者與善州少及無賂者與惡州由是人人皆惡之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過其家指而歎曰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何人取之爲追兵所殺矣

鄭愚 唐鄭愚津陽門詩云驪山按樂東風煖宮娃賜浴長湯池劍成玉蓮噴香水歟迴歷漲浴逶池犀屏象薦雜羅綺錦鬼縴雁相追隨

劉峻 南史劉峻字孝標平原人博極羣書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梁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請紙筆更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失色自是不復引見也

贊曰　錢之爲物　以擠不通　縑絲綺縠
衣被爲功　制之有等　絺繡文龍
不僭不陋　服稱其衷　取之不義

或喪厥功　過差不遺　鍾爲鞠兇

印綬篇第九十二

張良　漢書酈食其勸高祖立六國後高祖令鑄印及張良入高祖方食爲良言之良借前箸以畫八難及高祖罵曰豎儒幾敗迺翁事於是趣令銷印

顏眞卿　唐朱泚之叛顏眞卿憤忠義欲徵兵而無印遂倒用司農寺印

張顥　搜神記張顥爲梁相雨後有山鵲飛墮令人覗化爲一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其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於宮中矣

孔瑜　晉孔瑜見漁者得龜買而放之中流龜左顧及封侯鑄印紐爲龜相鑄成輒左顧如是者三瑜悟乃取而佩之

趙后　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上遺以五色文綬四采

鄯善　晉太康四年鄯善國君遣子元英入侍拜騎都尉假歸義侯印青紫綬

贊曰　在昔唐虞　省方班瑞　印綬等差

革于後世　金玉青黃　名同制異

忠孝賢能　佩之無媿　付與非人

姦凶所利　封錫審詳　庶幾不墜

都邑城郭篇第九十三

劉敬　漢書劉敬上書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曰東有成皋西有滑澠背河向洛其固亦可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地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之國也上意遂定

周公　漢書云昔者周公營洛邑以為在于土中諸侯藩屏四方故立京師

張儀　華陽國志秦遺張儀收蜀儀至蜀築城都不能就屢築屢壞儀患之忽有大龜行於野其跡周匱數十里儀使役夫以龜所行圖就築之遂不壞城既成龜輒死儀使人藏龜所遺殼於武庫後至唐高崇文守蜀以殼為帶攜去至今號曰龜城

鯀　吳越春秋曰蘇築城以衛居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崔豹　崔豹古令注曰秦始皇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謂之紫塞

下魚　袁山松宜都記曰暱山縣縣六十里有山名下魚城四向絕崖唯兩道可上皆險絕山上周迴可二十里有林木池水田種昔永嘉之亂土人登此避賊賊守之經年食盡取水

池魚擲下與賊以示不匱賊遂退因名為下魚城

顏回

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回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足以給絲麻回不願仕也

滕文公

孟子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孟子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鄭伯

左傳鄭莊公弟共叔段夫人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叔段繕甲治兵祭仲諫莊公曰都城不過百雉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姜氏欲之何厭之有叔果叛公知其期攻之叔走孔子書曰鄭伯克段于鄢

贊曰　都邑之稱　爰從古昔　外郭內城
渠隍溝洫　以建國藩　以爲民域

衛善防姦　高深峻極　德苟不修
險安可必　貴在人和　守之勿失

宮殿樓臺篇第九十四

始皇 秦始皇建阿房宮唐杜牧之阿房宮賦其略日釘頭鱗鱗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曲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謳呀多於市人之言語又日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繞繞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轆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云云觀此賦則其大可知也

高祖 漢書蕭何建未央宮成高祖以爲太侈何日且使後世無以踰也

杜子美 唐杜子美早朝大明宮詩云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徽燕雀高古今之絕唱也

秦本紀 殿之名三代以前不載秦本紀云始作前殿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矣

馬皇后 東觀漢紀明德馬皇后嘗有不安在敬法殿上令兄弟得入見之

後唐 五代唐莊宗都汴夏苦熱欲於內苑建一樓以避暑計費錢數十萬三司使郭崇韜以庫藏匱乏難其事諸宦者從旁言日臣等及

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等宮樓閣百數今之大内不及故時卿相家陛下欲營造一樓三司使郭崇韜眉頭不展莊宗於是使人問崇韜曰朕昔與梁相持於河上不避寒暑亦不以為苦今無事深居覺暑熱不可當夫何故也崇韜對曰陛下昔日以天下為心今日以一身為急故也莊宗遂罷其議

文王

毛詩靈臺章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懽樂之

伍舉

國語楚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夫對曰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人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今君為此臺人罷財盡數年乃成諸侯不至若君謂此臺為美殆矣賈逵注曰所謂匏居乃高臺名也

寡婦清

史記蜀寡婦清先得丹穴之利數葉家大富清寡婦也能以財自衛至使人不見犯秦始皇以為貞婦為築臺號女懷清臺

相如

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成都西笮橋北百步許今海安寺是也南有琴臺

漢光武

後漢光武皇帝築雲臺上圖畫二十八功臣獨馬援以椒房之戚不與焉

魏明帝

世說漢有陵雲臺樓觀極精巧先稱平眾材輕重當宜然後造構乃無錯錙銖遞相負揭雖高峻恒隨風搖動而終無崩損魏明帝登之懽其勢危別以大材扶之即便頹壞論者謂輕

重之力偏故也後竟不能修

梁孝王

漢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作曜華之宮築兔苑於園中

陳元達

載記劉聰元海第四子以永嘉四年僭位于平陽立貴嬪劉氏爲皇后將爲劉后起鵾儀殿於後庭廷尉陳元達諫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造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并其妻子同梟東市使羣鼠共穴時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所言社稷之計在陛下殺臣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鎮腰而入及至部以鎮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聞之密遣中常侍敕左右停刑于是上疏諫聰聰乃解引元逵而謝之易逍遙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魏賢之堂鵾儀殿之議遂罷

魏武

魏略魏武帝於鄴都築銅雀臺殿上以銅鑄鳳皇高二丈置之殿脊

贊 〔闕〕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四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平陽王朋壽編

堂宅門牆篇第九十五

論語

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管子

管子云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此謂遠於萬里矣

楊震

後漢楊震華陰人好學講書有鱣魚三被鶴雀銜飛講堂前都講進曰蛇鱣者大夫之象也數有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昇矣後果爲三公時人服都講之博物

宮殿簿

洛陽宮殿簿洛陽有樹閒堂皇杏閒堂皇李閒堂皇竹閒堂皇李閒堂皇魚粱堂皇醴泉堂皇百戲堂皇堂不立壁曰堂

孟子

孟子云說大人者勿視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

共王

漢書魯共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宮室聞金石絲竹之音遂不壞宅

晏子

左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公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辭曰君之先臣容焉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

外立門門默用舅至日人長何氏日子封蕭復也
更馬者而止糞見漢明金氣丈文本供二衡何其請
名於寡入知外紀文也答餘文富聽飯年後修漢舊辭
金魯矣得子家曰於在日高先忽以書十燕垣書卒
馬般其貢車建是屋無冠獨衰終名餘錄屋蕭周
門門馬牆日如初據東使赤持老其春歲封日何瑜
季援數賜流二東壁去幘大財年秋見衡令爲南吳
氏者漢似之水年壁下文呼刀散裕宜一字後相大志
恐論以南不牆馬封待間向日暮賣高給老伯代國宅周
季語馬紀見也如諸金君呼細入宅其宅父華賢買以瑜
孫季骨曰宗及龍舅三誰處腰北與志一荷中師田舍與
之氏相馬廟肩吾太百也問細堂程而區擔書吾宅策孫
憂將鑄援之竊亦后斤日日腰梁應從奴于監儉必升策
而伐作奏美見不詔燒我適應上應之一路裕不居堂同
在額銅曰百室譴日去杵赤諾三舉口引之賢窮拜年
蕭臾馬武官家怒前杵也衣其更家何歸子無巷母相
牆孔去帝之之之過由今冠人中病文問也爲僻有友
之子獻時富好但濯此在者曰忽復記干之輕勢處無善
內曰之善不夫絕龍大竈誰何有賣魏寶父財家爲通瑜
也吾有相得子其門富下也以一宅郡搜曰好所家共推
張詔馬其之歲上諸答有人與張神宣施奪不道

昭 吳志張昭字子布數諫孫權權恨之黜於家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權後因謝昭昭不起燒其門以恐之諸子扶昭權命升車同載而歸 魏舒 晉書魏舒字陽元少養於外家有相者過門曰此宅當出三公舒曰當爲公成此宅相後果爲司徒

贊曰 上古民淳 巢居穴處 聖智因之
易以堂宇 陶甓門牆 以蔽風雨
綢繆疏達 以有寒暑 夫何後人
淫侈非度 刻桷丹楹 自詒譏侮

園圃道塗篇第九十六

董仲舒 前漢董仲舒下帷讀書三年不窺園圃 子貢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丈人抱瓮入井取水灌園子貢教以桔槔丈人嫌用機巧不肯從 莊子 史記莊周嘗爲漆園吏 文王 毛詩王在靈囿麀鹿攸伏 孟子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

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范丹

陳留者舊傳范丹學通三經嘗自灌園

楊子

列子云楊子鄰人亡羊牽其黨請楊子共追之楊子曰亡之一羊何追者眾曰多歧路旣返問獲羊乎曰亡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故返楊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符堅

前秦錄符堅滅燕趙之後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道植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塗

可汗

唐平定四方與可汗通東北開驛路萬里置亭驛號曰通天可行道

鄧艾

魏略鍾會伐蜀取劍門未下鄧艾從江由道東馬懸車遂至縣竹在成都西北乃至險地也

張良

史記張良與高祖至漢中勸高祖燒絕斜谷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

揚子雲

法言云川雖曲通諸深則由諸塗雖曲通諸夏則由諸

贊曰　園囿陂池　養生之具　上之帝王
下焉民庶　莫不資之　禽魚菜茹

與眾同之　久彌垂裕　利苟自專

民無所措　大道通塗　安行奚懼

市井篇第九十七

毛詩陳國風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其詩云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周制周禮曰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風俗通風俗通云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井有所鬻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也或曰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

秦惠尙書傳秦惠時狼入咸陽市照王時狼又入咸陽市中

呂不韋呂不韋爲泰相著呂氏春秋懸之咸陽市門繫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

漢書漢書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司馬季主史記司馬季主卜於長安東市

市南楚國先賢傳曰熊宜僚楚人也隱居市南不屈於時

梅福漢書梅福爲縣尉以王莽之亂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爲仙其後有人見於會稽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伍員史略伍員出昭關夜行晝伏至

於陵水無以餬其口吹篪乞食於吳市中

法言

揚雄法言日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一閧之市必立之平

陳相

孟子滕文公篇陳相日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

古語

云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

贊日

市井致民　其來尚矣　自昔神農
玩爻析理　噬嗑象宜　緣情逐類
以聚貨錢　以通財利　壟斷之登
關司征稅　貪殘之爲　率非善治

果實篇第九十八

李少君

史記李少君見武帝言日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先生食臣棗大如瓜

許栖巖

洞冥記許栖巖於蜀棧路絕險處馬失俱墜適有積葉得不損傷而無路可上久之人馬皆飢馬跑落葉於地得大粟一枚如拳割而食之乃數日不食

陳仲子

孟子滕文公下匡章日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於陵

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

漢書

斑固漢書曰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江南千樹橘與千戸侯等

東方朔

漢武外傳西王母降於漢宮與武帝坐方朔自窗隙閒窺之西王母指之曰吾海上有蟠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而實此兒已嘗三盜吾桃矣帝始異焉

屈到

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刑法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饗其德祭典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千國之典遂不用注云芰菱也家臣曰老建屈到之子也

孔子

家語孔子侍坐於哀公公賜之桃與黍焉公曰請用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爲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五穀之長郊祀宗廟以爲上盛果屬有六而桃爲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妨於教害於義故不敢公曰善哉注雪拭也

李衡

吳書李衡

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每欲治家妻習氏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柑橘千株臨死敕兒日汝母惡吾治家故貧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貴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兒以白母母日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客十戶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可當封侯吾答日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居貴而能貧好耳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疋家道遂殷足矣

宋就

賈誼新書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之邊亭勅力而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惡梁亭之賢己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日惡是何可是構怨分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我教子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具以聞楚王怒王怒然媿以意自閔也告吏日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禁而請交於梁王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日轉敗爲功因禍爲福老子謂以德報怨之謂乎

魏武

世說魏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

小字阿瞞嘗行軍失汲三軍皆渴乃給曰前有梅樹子繁而酸士卒聞之口皆水出

李太白

天寶遺事明皇召諸學士宴於便殿酒酣顧謂李太白曰我朝與太后朝孰愈太白曰太后之朝政出多門國由佞倖任人之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唯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采玉皆得精粹明皇笑曰學士過有所飾

陸納

晉書陸納字祖言吳郡人少有淸操爲吳與太守不受俸祿謝安常欲詣納納殊無供辦其兒子傚密爲之具安既至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傚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罷納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移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

王戎

晉王戎幼敏慧與羣兒戲見道傍李甚繁羣兒爭往取之戎獨不去或問之曰李在道秀而繁必苦李也已而果然

度索君

魏文帝列異傳袁本初時有神出河東號度索君人共立廟充州蘇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寇似魚頭度素君曰昔盧山共食白李已三千年曰月易得使人張然去後度索君曰此南海君也

曾子

孟子盡心篇曾皆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膾豕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豕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豕而不食羊棗曰膾豕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王吉

漢書王吉少好學居長安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

而吠之吉知乃去其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乃已

狙公

莊子云狙公賦芧曰朝三而莫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

張騫

博物志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胡桃及蒲蓟移植中國

邵平

漢邵平不仕種瓜於長安青門外東陵時人謂之邵侯瓜

莊子

莊子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楊妃

唐明皇愛幸楊貴妃貴妃好食荔支荔支出川蜀及閩中去京師地遠而荔支譜云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於是每荔支熟時置驛以貢貢其末變而得進御也故杜收之詩云長安回望繡成推萬戶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支來見郭思秦中記

西王母

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索桃須臾以王盤盛桃七枚大如鴨卵形圓色青侍女捧以進于王母王母以五枚與帝自食二枚帝食而留其核母曰用此何帝曰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實非下土所植也

劉阮

績齊諸漢明帝永安十五年中剝縣有劉晨阮肇二人天合山采藥迷失道路糧食乏盡望見山頭有一桃樹共取食之如覺輕健下山得澗水飲之遂各澡浴見有蔓菁菜從山復出又有一杯流出中有胡麻飯屑二人相謂曰去人不遠因過水行里許又度一山出一大谿見二女人顏容絕妙呼劉阮姓名曰郎等何

來之晚也因邀過其居堂宇服用無不精嚴左右侍者悉皆端麗設酒食須臾又有三五仙客將桃五七枚來云共慶新郎也劉阮騎者半月求還家女留之日今來此皆是宿福當且留此於是遂住以日月詩之約半年其中天氣恒如二三月時又求歸甚切女日罪根未滅使君苦如此爾劉阮從山洞口去不遠至大道還鄉並不見舊人詢訪宗族得七代子孫二人驚悟卻還山竟尋舊跡不獲後二公亦不知所終云

鑽核 摭言唐有人種李而其實甘美異常每以饋遺或賣必鑽其核恐移種也

四皓 摭遺唐有人中庭有橘或取摘之餘葉間猶有一大橘主人遂自取之手至未摘其橘皮自裂橘中有四老人相對奕棊一老日橘中之樂不滅商山遂俱不見

齊成 左傳齊使連稱嘗至父戊邊謂之日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及期求代不許二人遂謀弑君

老子 老子苦縣人其母娠者七十二年一日庭下攀李樹從左腋而生老子生郎須鬓皓白指李樹日此吾姓也遂姓李氏

贊曰　果實之味　非甘卽酸　土木之性

惟斯兩端　荔支之毒　菱芡之寒

各以所處 隨而變遷 棗栗榛橡
有功歉年 新斯薦廟 罔敢弗虔

花竹木植篇第九十九

袁保兒

南部煙花錄隋煬帝時宮女有袁保兒者顏色端麗然頗有憨態海中長洲進花一枝香氣異常著人衣袂經月香不減其花年餘不萎謝顏色如新帝每御輦使保兒持此花以侍號日司花女一日在便殿命虞世南草詔保兒定日覩世南帝日汝不識此人耶於是使世南嘲之世南嘲之應制爲一絕以進日學畫蛾兒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鬼仙

唐西川蜀州太守衙後園有紅梅六樹正月閒花正開時旁有小閣居常封鑰之守園老吏忽見數婦人在閣上憑欄賞紅梅花笑語甚權吏意其太守家人引避久之不聞人聲往覩之閤之封署如故塵埃宛然吏驚以告太守使開而登閣上則杳無人跡於壁閒見題字墨跡猶經乃一絕句也日蔣枝向踐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杖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杆識者云此必鬼仙也載於拾遺

寇萊公

宋寇萊公下邦人爲相不慎密爲人告其

出不軌之言既爲雷州司戶過庾嶺嶺上有神祠往來人甚神靈之萊公至其下遂取折竹一枝插於祠前誓之日若寇準不負朝廷此竹當括後果括至生筍成林後人號日萊公竹

梅聖俞

歸田錄梅聖俞宣州八知名以詩晚年與修唐書書成末奏而卒土論借之其初受敕修唐書也謂其妻刁氏日吾之修書可謂胡孫入布袋其妻應聾日君於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聞者皆以爲善對

湘妃

博物志舜死二妃淚下染竹卽斑妃死爲湘水神竹號湘妃竹

謝靈運

謝靈運晉書云元康二年春二月巴西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

羅浮山

羅浮山記日節竹本出西域張鶱西至大夏所見也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爲杖

史記

史記日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韓退之

唐韓退之詩云太華峰頭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椽冷比雪霜甘比密一片入口沈痾痊

王者德

徵祥記日王者德至於天和氣感而甘露降尊賢容眾則竹葦受之也

倢伃

劉向神仙傳日倢伃好食松實能飛行如奔馬以松子遺堯堯不能服

萬儲

謝承後漢書萬儲字聖明歛人也除郎中遭母喪與官行禮負土成墳種松柏千株鸞鳳棲其上白兔游其下

東方朔

漢武帝閒居鵠鳴新雨止朔執戟殿下上呼問之日殿後柏樹上有鵠立枯株

枝上東向而鳴果然

莊子

莊子名周逍遙遊篇云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又山木篇云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旁而不求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材與不材之間

莊周

曰鵷鶵發於南海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陶淵明

晉陶淵明柴桑八門栽五柳自號五柳先生解官歸作五柳傳

孟子

告子上篇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贊曰

奇花異卉　在處有焉　土性秀發

何必丹延　昔稱西洛　綦布名園

功參造化　妙□先天　巨材脩竹

喬岳渭川　棟梁邊梗　比用才賢

禽獸蟲魚篇第一百

莊子 逍遙游篇曰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海關將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詩疏 孔演圖曰鳳火精也雄曰鳳雌曰皇雛曰鷲 詩疏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鳳有六像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像緯許愼說文曰鳳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鷰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

相鶴 相鶴經云鶴者陽鳥也而游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七年小變十六年大變百六十年變止千六百年形定體尚潔其色白聲聞天故頭赤食於水故其喙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口彫翔於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生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是以行必依洲嚬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飛則一舉千里

衛懿公 左傳衞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林逋 林逋處士居於錢塘西湖養一鶴每入市未歸或有客至則鶴飛翔於空中逋見之知有客即歸

田饒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告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雖有五德猶淪而食之者何也其所從來近也

左傳 左傳曰古者畜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

陶侃 晉陶侃嘗捕魚於澤得一織梭歸挂於壁少頃雷雨梭化爲龍飛去

三友 魏志華歆邴原管寧三人爲友號爲一龍歆爲龍頭原爲龍腹寧爲龍尾

莊周 曰朽瓜化爲魚物之變也

龍伯 列子龍伯丈人揭竿於東海上一釣而連六鼇海中每三鼇共戴一仙山自爲龍伯所釣之後方與員嶠二山遂沒於海底羣仙遂無所居訴於上帝帝怒侵小龍伯國之人至今止長五十里

孔鯉 家語孔子娶于宋一歲而生孔鯉鯉生而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賜因以魚名鯉字伯魚

公牛哀 淮南子云公牛哀病七日化爲虎其兄往視之則搏而食之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志與心變神與形化

楊崇義 天寶遺事長安城中富民楊崇義妻劉氏有國色與鄰兒李弇通遂謀害崇義一日崇義醉臥劉與弇殺之埋枯井中其妻輩無所覺唯有一鸚鵡在堂前架上劉遂陳言其夫不歸慮爲鄰里知其情劉氏遂自訴于

雞王遺類突谷不猩屬賈時太異道鳴初傳者鷄獄檢官
之可頻盡圖中離猩官肖人素卉院耀更之傳爲備校官
大長矣困而谷禽能在對多因每二卿時甚好祿伏而亦
鹿享我於走無獸言私日師月至十日有著事衣情鷄未
遂而顧此至他楚地在事爲一餘爲聲者使款鵡之
跳我大谷王道王者官太報時聞知至裴者事忽所
躍等王中前王千震屬地素時卽太更五耀付奏聲考
而不惘大虓將餘舞私者猿有素雀更卿後明屈時
往至而王而令王事禮晉一處云則案天宮皇日人
鳴藏釋如人弓令苑記惠狻淸急臏竇宮歡殺亦
以絕之盡言弩諸云螢月帝詣心高晝遺人訝家莫
呼也顧取日並軍楚又令日在亭亭太抉事養久主究
其王自之我發張王日日此華下亭素獄裴之之者其
羣異今則鹿期兩畋鷄季蝦林鞠下素摭訟耀張劉劉弊
躄之日我王盡翼於鵡夏蓁圓躬皆累道常卿說氏氏縣
行遂日之也殪驅震能之厲聞而茂徵商養勤舍李李官
而命獻族今之羣舞言月官蝦虓林不山一於人弃弃再
出諸一滅者忽鹿遇不腐乎蓁不秀起隱雀王摸棄也詔
入將鹿絕與一入羣離草厲問易竹山士每事祿市遂崇
大開則無其大一鹿飛化私左其奇中高夜夜衣封捕義
山道大有族鹿大約鳥焉乎右候花構太至看使點付家

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僅三年王崩遂止山旁人奇其事爲立廟號爲鹿王廟此說與青鎖所載稍不同兩存之

尙書

旅獒第七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注西戎之長致貢其獒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爲異

褒姒

史記夏之世有龍闘于宮庭而遺其漦收之于匱中至周幽王時開之其漦流出化爲黿走于後宮屬宮中女子既而女子有娠以其不夫而娠流于褒中遂生褒姒

王師中

唐宋攄遺別錄王師中知登州一日大風異常呼州之父老問之云此何祥也父老曰海中有魚最大者曰海鰭將過此則必先有大風此幾是也師中曰苟果爾當其欲到時幸見報與父老共觀之翌日父老云海鰭且至矣邀師中至蓬萊閣候之須臾魚至不見其首但其脊如山出水上隱隱自北而南經二日始見其尾莊子云未有知其脩者此之謂與

周驪

錄異記唐周驪字子明夏陽人常夜行嵩少閒忽望見前林麓閒光彩晃耀近之稍覺寒氣逼人行至林閒則去道數十步外見一大蝦蟆如數十閒屋光出其身之四周驪意其必是月中物也大駭奔走出林迴覰之不見矣

列子

列子云有人山行而逢鹿括而斃之力不能舉埋之道邊以蕉葉覆之歸途恐忘之遂詠其事時有從後聞之者遂以其語求之得鹿潛

取以去其人至家將刀綳之屬復來取鹿至其處則無有也於是自疑以爲夢

崆峒　倦遊錄平涼崆峒山乃廣成子修道之山絕壁有石穴謂之阜鶴洞鶴頂如丹一毛羽皆黑日照之金色粲然故其下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今其地乃爲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必闕有闕或反

河豚　倦遊錄云河豚魚有大毒肝與卵人食之必死每至暮春柳花飛此魚大肥江淮人以爲時珍更相贈遺云云

贊曰

鯤鵬之大　斥鷃之微　鳳皇鶢鶋
因地因時　貴安其分　隱見從宜
昆蟲鱗介　各以類推　或潛或躍
孰是孰非　以資口腹　聖仁所嘻

重刊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卷第十五

類林一冊共七十三頁沈民則王仲山先生舊藏壬子秋予得之同里黃氏內缺五葉假雅廉兄藏本補足之置諸篋中已十七年矣人事升沈如煙雲萬變莫可名狀余亦奔走四方計此十七載所遊不下二萬餘里一官羈絆進退維艱暮鼓曉鐘誰爲覺者今春得告假歸田以守此於荒庭老屋閒展閱三復可爲一嘅亦可爲一笑也時崇禎己巳孟夏中澣稼墨氏周穆識

崇禎庚午秋九月虞山毛晉借觀一過

崇禎五年春日吳郡孫士鎔得于武陵書棚子孫寶藏之

康熙元年秋趙思蘇在愛古書棚購得仲冬日重裝因

誌

類書以北堂書鈔藝文類聚稱首若太平御覽等卷帙浩繁學者每以不便繙閱爲恨此類林一冊爲大定閒王朋壽所增廣者徵引博洽裁取精細所采事實甚有他書不經見者信考證家之祕笈也噫古書散佚殆盡得如是舊本讀之亦可資眼福矣康熙甲午仲春鹿原林佶讀畢漫記

類林一書見諸讀書敏求記類家郡中小讀書堆有此書卻未寓目近年小讀書堆散出聞爲琴川張月霄所有月霄鋭意搜訪金人書籍得此詫爲珍祕此余聞諸月霄友人何夢華者茲春初昭文同年張子和之孫伯

元以此書寄余屬爲題跋余頗疑之述古原物當是元人舊鈔月霄所得未知述古物否若伯元所示者斷非元人所鈔不知顛末未敢下筆因遣力專書詢之覆云係書友王姓所售據云爲吾鄉席氏舊藏月霄藏本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唯缺處稍異耳余方恍然於書之留傳于世者正無盡藏也類林世不多見今月霄得諸郡城而伯元得諸本邑席氏之說未可憑未有係從添一印則故藏書家也此鈔雖屬甚舊然就伯元借校于月霄本言之知二本同出一源矣海虞素稱古籍淵藪又得後之好古者尋其墜緒繼其流風安見二古之盛不再見於今日邪因書數語而歸之道光元年元

夕前一日專力趁夜航歸卽爲識之宋廛一翁

類書盛於六朝其時風尚隸事學者博觀羣書每自輯一編以便采取昔人所謂百貨聚處也近世古籍散亡若華林徧略長洲玉鑑等書久已無傳北堂書鈔等之傳於世者又爲後人增改攙亂廬山眞面目不可得見矣類林十五卷金大定閒平陽王朋壽取舊錄增廣至一百門某篇各繫以贊遺文舊典紀載繁富不獨斂求記所舉眉閒尺一事也按新唐書藝文志云于立政類林十卷崇文總目同中興書目云唐于立政類林十卷分五十目記古人事跡觀此則朋壽此書實以于氏爲藍本原書十卷此十五卷序稱多至三倍蓋實多至三

分之一耳讀書敏求記云大定未知存否則遼王時所見已屬鈔本近代藏書家無著錄者予於戊寅歲得此於書友王姓爲吾鄉席氏舊藏古香可挹觸手如新不獨奇文祕籍足誌欣幸卽周稼壆林吉人跋語亦可寶貴也卷首有王氏子裕方印係明王仲山先生正字下酉室二字則王祿之別字也吳原博沈民則俱有印記首行邊有華補菴藏長方印是冊曾入錫山華氏華氏所藏奇籍幾於充棟曾刻眞賞齋法帖行世其鑒別不在項氏下觀此則是書在前朝已爲世重入我朝爲孫慶增購得慶增卽著藏書紀要者冊面有遐寄齋散逸五字遐寄爲蔣郁文從氏齋名陸敕先素與之交故

得借閱也毛子晉又從周氏借閱一過數百年來輾轉還瓻毫無所損抑足爲是書幸矣己卯冬家月霄先生過我齋頭見之詫爲奇異據云近在小讀書堆得一冊係吳方山故物行款與之同余聞之欣喜欲狂遂假歸手自校勘知二本同出一源想當時必有大定刊本好古者俱從之影寫耳今年春鄭寄士禮居主人乞爲題識主人擊節歎賞意欲留諸案頭余不能割愛遂錄副本以贈而以原本留諸篋中重加裝訂漫記數言於末俾吾張氏世世子孫永寶之道光元年臘月海虞張蓉鏡芙川氏識

右增廣分門類林雜說十五卷金平陽王朋壽曾叟本唐于立政類林作也于氏類林爲卷十此廣爲十五爲門五十此廣爲一百曾叟自序云較之舊書多至三倍實則增廣三分之一耳于氏類林僅見於唐藝文志崇文總目中興書目並爲十卷而其書久佚四庫亦未著錄得曾叟是編猶可迹其崖略唯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昔香山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標門目爲七層架排列之命諸生依類采集投瓶中倒取鈔錄成書故所記時代多無次序曾叟殆亦用香山之法與其每類所引之人有再見三見者如權智篇既有曹操又有曹瞞陳平且三見醫藥篇既有郭王又有郭太醫文章篇既

有劉安又有淮南王攻書篇旣有王右軍又有王羲之
花竹木植禽獸蟲魚二篇旣有莊子又有莊周凡若是
者皆當合而爲一也且其所歸之類亦閒有未安者如
費仲紂之幸臣而入忠諫許劭有知人之鑒非善相人
也而入相徵華歆旣與管寧割席矣而入仁友孫叔敖
埋蛇當入感應而入祥瑞舟車篇陳季卿當入神仙盧
充當入鬼神硯紙篇之潭于生當入占夢金銀篇之孫
緯當入文章花竹木植篇之鬼仙當入鬼神此其排比
之偶有未聚也又所引之文往往與今書有異如列子
之爰旌目作袁精目左傳之鉏麑作鉏倪戰國之任痤
作任座漢之張綱作張剛寗成作寗誠許劭作許邵樓

護作婁護樓煩作婁煩黃鶴樓酤酒之辛氏並作幸清吏篇張堪下樂不可支作不可及之凡斯異文其魯叟輯錄時寫官之誤抑亦所見本有異於今行者邪是編亦罕傳本且所采多宋以前舊籍故錢遵王毛子晉黃蕘圃張月霄皆矜異之予從書估段鏡軒得此舊鈔遂壽之木俾世之好古如錢毛黃張諸老者得快所未睹焉歲在庚申孟冬之月吳興劉承幹跋